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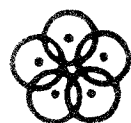
潘杨后传

曹治淮 等著



1.7

中华文学丛书



中华文学丛书

潘杨后传

曹治淮 等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==

潘 杨 后 传

曹治淮 等著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山西省七二五厂 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5 字数147千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6,000册

书号：10267·24 定价：0.88元

目 录

潘杨后传.....	1
玛丽娜一世.....	79
瓜熟飘香.....	117
“神经西”新传.....	177

潘杨后传

曹治淮 胡经伦

开 篇

话说宋朝太宗年间，潘杨两家结下仇怨，官司打了多年，至今，上至“白发苍”，下至“开裤裆”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可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只是，知道的不少，可知道的事并不甚多，无非是杨七郎力劈潘豹，潘仁美箭射七郎。其实，当时潘杨两家结仇积怨，何止是后来舞台上演的，书场上喊的，作家产的，书上选的，那才寥寥无几的几宗几件呢？赶车的编的，放羊的讲的，炕头上传的，地头上嚷嚷的，说书人在此略表几段，以省诸位耳目。

京都北郊，雄伟壮丽的八达岭上，气势磅礴的内长城，象一条狂舞的巨龙，自东北向西南，盘旋而来，盘旋而去，摇头摆尾，忽上忽下，腾跃过一座座吻天的奇峰；奔越过一道道凌云的峻岭，一直延伸到太行深处的紫荆关，又跨过涞源乌龙沟，朝正南飞去，扶摇直上飞越高达万丈的白石山。

白石山是个天然花园，每逢夏季，满坡满岭，争奇斗艳，红的是山牡丹，白的是野玉兰，蓝的是矮丁香，黄的是旱金莲，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花草和名贵树木。山有多高，水有多

高，山上飞瀑狂吼，流泉细唱，凉风习习拂面来，气候宜人好爽快，堪称避暑胜地。

那年七月伏天，在白石山一带长城线上驻屯镇守边陲的宋军，分别由杨继业、潘仁美统帅，营寨扎在山下的金山口和白石口。两个关口相距三里，潘、杨两家将领和兵卒却不相往来，原因还是老账不清，杨七郎在京城天齐庙擂台打死潘仁美的小儿子潘豹，潘仁美仇压心底，总想寻机报复一下，一天，杨继业单骑上得白石山来，从前山转到后山，要察看一处藏兵的场所，最后选中能攻能守的八仙台山咀。谁知他刚刚下山，潘仁美也带着一哨人马前呼后拥开上山来，他要在白石山找片地方，避暑消夏，也相定了八仙台山咀。他站在八仙台山咀的香炉石上，举目上下张望，越看越觉此山此地就象天宫仙境，这花的世界，使他眼花缭乱，神飞心醉了。陶醉之余，潘仁美想起一件大事，昨天黑夜他派刺客，化装成卖菜山民，混进杨营，行刺没得机会，盗出了杨继业的令箭，至今还藏在自己的帐内。挂帅的丢了令箭，皇上知道了要治死罪！潘仁美想到报仇的时间已为期不远，不由望山狂笑不止。笑声余音未息，忽然发现脚下万花丛中，似有一簇红花晃了一下，刹时又不见了。潘仁美不由一愣，二目圆睁，仔细一看，那消失不见的哪里是什么花簇，原是个红衣女子。奇怪呀，山高林密，野兽成群，一个女子上山来干啥？莫非是什么妖魔所变？仙女下凡？他胡思乱想一气，从香炉石上下来，拔出腰佩龙泉剑，带上一帮子兵卒，望影而去，一路斩花砍树，踏平一坡草木，根本不见人影，一对山鸡扑愣愣从他脚下飞起，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潘仁美是又信神，又信鬼，回到香炉石前，双膝跪地，祈祷山神保佑，万事平安。正念念有词的说着，一支带响的羽翎箭，

不偏不正，只听“噌”一声，就插在他的面前，箭尾绑着一个纸卷儿，潘仁美展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一行蝇头小楷：

“潘元帅，你的令箭哪去了？”潘仁美看罢飞来的信，抬头朝箭来的方向一看，只见对面山顶上站着个红衣女子，不用问，这信就是她写的，箭也是她射的，她是什么人？潘仁美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摆手传令，一群持枪挥刀的兵卒，围住那个山头，一再喊话，叫那红衣女子下山来见潘元帅。那红衣女子气度不凡，哈哈一声冷笑，转身走向悬崖，手攀一根藤条，打秋千似地悠到悬崖对面另一座山上，眨眼工夫，便不见了。

潘仁美下山回营，走进帅帐一看，才知有人来过，他的令箭果然丢失了！

潘仁美和杨继业都丢了令箭，皇上要知道了都吃罪不轻，于是双方派人说合，神不知鬼不觉便交换了令箭，可是彼此的仇恨更加深了一层。对此，杨、潘两家谁也没有声张过这桩丢令箭的事情。

又过了几天，杨继业带兵上白石山八仙台山咀布置藏兵场，潘仁美也带兵上来安设避暑军帐，你我各不让步。潘仁美立眉横剑，上前怒道：“杨元帅，这块地盘老夫早已看定，你来抢占事先也不打个招呼？”杨继业的回话是不卑不亢：“潘国丈，凡事分个先来后到，本帅到此选定地盘那会儿，你还在山下睡觉哩，怎能说是我来抢占？”双方的兵卒也话不投机，争执起来，直到动了手脚，打了个头破血流。

潘杨争夺地盘之事，不径而走，传到幽州城中，正在幽州城中的宋太宗闻听之后，对此放心不下，御驾亲临白石山，招来潘杨两军将帅，传下一道圣旨，旨令潘杨两军，同往白石山南狼牙谷地，到那里操练兵马，筹粮备草，迎战来

敌。潘仁美和杨继业得旨，立即上马回营，传令军兵起营拔寨，向狼牙谷地开拔。

弯弯曲曲的狼牙河水，把狼牙谷地分成两块，潘军在河东安营，杨军在河西扎寨，河水两岸军帐林立，旌旗招展，战马嘶鸣，号角飘荡，同吃一河水，各练各的兵，再也无人提及白石山上的争端。

一个风紧雨急的黑夜，两万辽兵前来偷袭，堵住了狼牙谷口夹道，潘杨两军从酣睡中醒来，慌忙迎战杀敌，杨继业领兵在狼牙谷地里抵挡，潘仁美率兵翻过山梁，去抄辽兵后路，无奈敌众我寡，潘杨两军双双大败。

战后，潘杨两军的一些散兵伤号，留在狼牙谷养伤避难，不敢出山，他们之间发生了口角。

杨家的残兵埋怨，潘仁美不与杨家协同作战，孤军过山，导致杨军力薄，吃了败仗。

潘家的伤号不服，指责杨继业有勇无谋，不能配合潘军转移，使潘军伤亡过半。这种争论，无休无止。

潘杨两军的散兵和伤残病号，知道山外战事不断，便在狼牙谷地里割草搭棚为舍，打洞砌窑栖身，先后定居下来，为谋生存，上山林里狩猎山鸡、野兔；到坡梁上开荒，种植五谷杂粮，下河水中捕捞小鱼小虾，想方设法为填饱肚子奔忙。

随着辛勤劳作，生活逐渐好转，有的接来妻小，有的在这里成家，生儿育女，慢慢过到丰衣足食之时，狼牙谷地繁荣起来，一条南北大街，道东住着潘家人，道西住着杨家人。

后来，杨家在村南修了杨业庙，潘家在村北盖了潘美庙，庙庙彻夜灯光通明，香火不断，两家都立了家谱，挂在自

家庙里。一时间，南庙里击鼓，北庙里撞钟，杨庙里燃鞭，潘庙里放炮，逢年过节，祭祀上贡，杨家扛着猪，潘家抬着羊，你比我排场，我比你体面。到这时，对辽兵偷袭狼牙谷地，潘杨两军大败一事，还有些念念不忘。一天，潘家一个放羊汉和杨家一个割草娃，在山上又吵吵得面红耳赤，放羊汉辩不过割草娃，一气之下，把一只啃树的山羊捆起来吊在树上，边打边问：“我叫你嘴硬！我叫你嘴硬！”这显然指羊骂杨，割草娃寸步不让，双方又争执起来，打了个一塌糊涂。

这种争论，从宋代争论到元代，又从元代争论到明代。争论到清代的时候，狼牙镇上的潘、杨后代又更新几茬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家谱一代接一代往下续，家庙一代接一代接着维修，不论是杨业庙，还是潘美庙，庙庙石碑林立，青松盖顶。不同的是潘庙的山门高出杨庙一头，杨家也想修建比潘庙更高的山门，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花费不起那么多的银两。到了道光初年，狼牙谷内的狼牙村钦定为狼牙镇，因为镇四周山高林密，青松翠柏参天，被皇差看中，选定为皇陵御用树木，并设为清西陵远外围堆拔，驻千把总一员，马兵、步兵各五名。马、步兵丁，负责看守山林，不准山民上山伐薪，山上的松柏树，均由承建皇陵的木厂公柜包销。树价高低，由千把总一锤定音，他定的价高，树主就多得银两；他定的价低，木厂和公柜就少出金钱。因此，买卖双方，都不敢得罪千把总大人，谁都得给他上香进贡，有民谣为证：狼牙镇上树木价，把总大人一句话，哪方要是不送礼，吃亏受害在眼下。

每年阳春三月，清明时节前后，承建皇陵的各厂公柜，雇佣大批骡马和役夫，结队到狼牙镇上来购买御用树木，三

百里之遥的路程，五六天一趟，一连往返两三个月。把一棵棵杆直叶茂的松柏树，驮运回易州城西三十里的清西陵栽植，美化帝王后妃的陵园。

一时间，狼牙镇上马铃叮当，人声熙攘，你来我返，络绎不绝。小吃店铺，星罗棋布，斑斑点点，缀满长街。这些生意大多是潘家人经营，杨家人并不眼气。

潘家那些游手好闲、坐享清福的白胡子老汉，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村外狼牙河边的树林里，席地而坐，云山雾罩地胡聊起来，从河间府的布，拉到太原府的醋；从济南府的豹突泉，扯到保定府的大旗杆，说曹操道关公，讲宋江议武松，说着说着骂开了说书的、唱戏的，他最不满的就是书文里戏词里，把潘仁美说成奸臣，接着讲开了杨继业的不是。话被在狼牙河里打鱼的杨家人听到了，隔河把话送进了树林：

“奸臣就是奸臣，忠臣就是忠臣，谁忠谁奸，世人早已公论！”

树林里一个老汉站了起来，冲河里骂道：“谁的裤裆破了崩出个你来？”

“你敢出口伤人，小心你的老命！”双方对骂一阵，也就掩旗息鼓了。大人们吵嚷结束了，潘家的潘银虎，杨家的杨金龙，两个刚入学堂的毛孩子，又在村里打起来了，打得头破血流

道光二十五年，潘银虎和杨金龙都长成五尺大汉。这时，狼牙镇世态大变，姓潘的发迹，姓杨的没落，宗族斗争和阶级矛盾掺杂在一起，斗争更加尖锐。镇西街潘家大户少爷潘银虎，成了跺脚群山乱颤的显赫人物。他开设店铺五处，发了横财，大量购置田亩，吞并山林，一跃成为千里太行山，第一大富户；镇东街杨家子弟们大都沦落为潘家的佃户，

生活贫困，当牛做马，日子难熬，杨家后生杨金龙，为养家糊口，万般无奈，给潘家当了看管山林的长工。一条龙掉进了虎口里，龙不甘心叫虎吃掉；虎叼着龙又不肯松口，斗争忽明忽暗，时隐时现，从来没有间断。

这年清明时节，潘银虎请狼牙镇新上任的千把总大人到潘府赴宴，席间，宾主盅不离手，醇酒对斟，话语绵甜，待千把总喝得眼珠子充血，脸皮儿象猴腩之时，潘银虎摆手示意丫环杨翠莲，双手捧来精巧别致的礼盒，掀开盒盖，光彩夺目，只见：黄灿灿的是金耳环，白华华的是银锁练，红艳艳的是杭州绸，绿茵茵的是苏州缎。

潘银虎醉眼微睁，手指礼物言道：“这是庶民一点小小心意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，望大人笑纳。”

千把总是个酒色之徒，爱财之鬼，他醉醺醺的，二目圆睁，盯着翠莲，心中有了坏主意。潘银虎一副奴才相，咬着千把总的耳朵，嘀咕了几句，然后把翠莲叫在一边，悄声嘱咐说：“你端着礼盒，送千把总大人回营，他不会亏待你。”翠莲聪明伶俐，早已识破这个千把总和潘银虎都没安好心，要是送千把总回营，必然陷入火坑；不去送吧，东家潘银虎也不会轻饶，怎么办呢？如何是好呢？她借回后院长工房换衣服的机会，把事对本家的哥哥杨金龙说了一遍。杨金龙拳头攥得咯叭直响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翠莲，别害怕，我在暗中保护你，他潘银虎想拿咱杨家的姑娘当礼送，叫他送他妹妹去吧！”

还在客厅里用茶的千把总，迫不急待地等着翠莲换衣服回来，就要起身回营，表面上又佯装沉得住气，心烦意乱地对潘银虎说：“酒过三巡，不分官兵，潘贤弟既然如此敬重于我，愚兄人愚心不愚，千把总我是讲义气之人，日后手足

相处，来日方长，日久见人心哇。”他说到这里，还不见翠莲露面，往窗外望了一眼，又说：“潘贤弟，你发大财的日子到了，近日，道光皇帝的陵寝，就要移栽树木，美化陵园，承建这座皇陵的北京兴隆木厂、太原茂财公柜、保定德源公柜、济南广丰木厂，都要来人到狼牙镇购买翠柏青松，如今四山的树木都姓潘，我把售价提高一倍，你就建座银库，等着招财进宝吧，哈哈……！”

潘银虎一听千把总之言，正中下怀，急忙敬酒拜谢：“大人如此恩重如山，庶民我是知恩必报，等卖树银两到手，四六开，我留个大头，给你个小头零用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来，再喝一盅！”

宾主还在喝，还在说：“大人，你看翠莲这姑娘怎样？要是喜欢，就留在你身边端茶送水侍候，正是青春妙龄时，哈哈……”“贤弟，屋里没外人，不怕你笑话，我真的要叫翠莲侍候我几天。”

正说着，翠莲笑微微地进了屋，大大方方地言道：“千把总大人，走吧，我送你回营，不过，大天白日，我陪你在街上一走，乡亲们免不了会说闲话，依我之见，天黑下来了咱们再走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潘银虎觉得翠莲之言有些道理，千把总也连声称是。

天，说黑就黑了下来，乌云遮着月亮，天黑得象锅底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翠莲一手拎着礼盒，一手扶着千把总大人，潘银虎把他们送出潘府大门，不便再往前送，就回府安歇了。

一路之上，千把总如坠云雾山中，还不时地挑逗翠莲：“你送我回营，路这般黑，你不怕吗？”“怕啥？姓杨的啥也不怕，要怕就不送你来了。”

他们说着走着，走着说着，刚过杨业庙，出了镇口，突然从路边的古松上跳下一个人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飞起一脚，把翠莲踹倒，夺了她手中的礼盒，又转身掏了千把总两个响亮的耳光，然后抱着礼盒，消失在黑茫茫的古松林里。翠莲从地下爬起来，说了声：“我害怕，我不送你去了。”跋腿就往村里跑，跑回潘府，气喘吁吁地对潘银虎说了途中遇险的情由。潘银虎立刻带着家丁，灯笼火把，追出村外，找见千把总大人，主张调出堆拨营盘兵马，配合家丁搜山，捉拿劫道凶手。千把总摇摇头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这事嚷嚷出去，不甚光彩，忍了为好。”

第二天，一切照常，昨夜的事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潘银虎按自己的打算，叫杨金龙带领二十名短工上山挖树，临行前一再叮咛：“你们都听着，往皇陵移栽的御树，要用心精挑细选，棵棵碗口粗细，株株两丈高低，树根带土，不得少于千斤，草袋草绳牢固包扎，不得损伤半条毛根。谁敢敷衍糊弄，轻者重打，重者治罪，到时别怨我潘某不讲客气！”

杨金龙和短工们上了山，白天抱树包扎，黑夜移运下山，累得精疲力尽，困得站着打盹，真是：当牛比牛累，做马比马苦啊。

早春的天气，冷风刺骨。这天晚上，杨金龙他们身上衣单，难以御寒，便钻进山洞，烤火取暖，想歇息片刻。就在这时，潘银虎带着两个家丁上山监工查看，一看林中无人，便冲火光而来，堵住了洞口。他一见杨金龙守着火堆打盹儿，二话没说，抬脚就踢，踹得他鼻青脸肿，嘴角淌血。杨金龙忍无可忍，象头发怒的雄狮，“噌”地猛窜起来，猫腰从火堆里抄起一根带火的树棒，朝潘银虎一阵狠打，返身又

打倒擒拿他的两个家丁，然后跑下了山，没有进村，从镇口古松林里双手挖土，取走一件东西，便朝白石山方向去了。

诸位会问，他在古松林取走一件什么东西？那天黑夜，翠莲送千把总回营，路上潘银虎送给千把总的礼盒被劫，那从古松上跳下来的大汉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杨金龙，这事除了杨翠莲外，谁也不知道。

杨金龙来到易州城北石炕村，投奔他父亲生前一位好友，总算暂时有了个落脚之处。

经那位好友介绍，杨金龙认识了清西陵内务府一位黄旗官员，给人家送了些银两，经这位黄旗官员保荐，到皇陵抬杠班当了抬杠役工，有了生路。

再说狼牙镇上那个千把总大人，抬高树价，从潘银虎手里捞到一大笔外快。潘银虎最后还是强行把杨翠莲送到他手里，成了他的玩物。这事引起镇上杨姓户们的不满，只因潘家有钱有势，暂把这口气咽进肚里，都说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

千把总为报答潘银虎的恩情，千方百计，助他升官发财。一次，千把总回清西陵参加春日祭祀，在易水河边梁格庄行宫前殿，见到前来谒陵的道光皇帝，急忙跪地启奏道：

“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吾皇陵寝建在乾坤聚秀之区，阴阳和合之处，真乃万年吉地也。狼牙镇财主潘银虎，效忠万岁，不遗余力，他廉价卖树，精抱细扎，株株笔直，棵棵高大，已移栽到吾皇陵上，棵棵舒展新枝，株株生长新杈，使万岁的陵寝青松翠柏如海，胜似仙境也！”

道光皇帝听罢他这一顿胡谄八咧，倒立葫芦似的尖瘦脸，露出悦色，金口玉言，当下传旨，封潘银虎为皇陵区界神石镇镇守。消息传到狼牙镇上，潘家张灯结彩，大庆三

日；杨家关门闭户，不瞧一眼。这事气坏了杨翠莲，她对千把总更为不满，恨他长潘家的威风，一个大雨哗哗的夜里，杨翠莲一把菜刀结束了千把总的性命，自己也悬梁离开了人间。

千把总的死，潘银虎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喜大于悲，如期走马上任，到了神石镇上。他的记忆里，对短命的千把总已经淡薄，占满心窝的是皇封大恩，永生难忘。他还想再往上爬，便买通清西陵工部要员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在神石镇外，离道光陵寝不远的御道上，修建起一座四柱三门的迎驾牌楼。这牌楼青一色汉白玉雕刻，一龙多凤，华表两立，雄伟壮观，施工四年才算落成，清西陵工部大臣专程前来察看，连声赞说潘银虎的报效。

迎驾牌楼建成后第二年，道光皇帝寿终，棺槨从北京紫禁城观德殿抬了出来，送葬的一千八百辆马拉轿车，排列成二十里长龙。绿营兵马队在最前头开道，禁卫军仪仗队官长抱刀，兵士端枪。棺槨后面，轱辘辘仗，亭伞旌幡，全副銮驾，咸丰皇帝端坐龙辇，锦帘低垂。队伍最后是和尚、道士、尼姑、道姑、喇嘛的行列，他们各穿本教法衣，手执法器，不断吹奏念经。八辆棚车，满载纸钱，从观德殿到阜城门一段路程，撒掉的纸钱就值万两白银。

道光的棺槨，放在独龙皇杠之上，抬皇杠的杠夫，大都是清西陵的奴仆旗人，也有少数汉人，他们一律穿戴，紫色团花麻驾衣，黄手套，黄罩靴，土黄套裤，盆式黑毡帽，上安朝天黄鹅翎。棺槨前头，走着一个身穿孝衣，头戴去缨秋帽的彪形大汉，这是杠头，他手敲响尺，指挥皇杠行进。这杠头不是别人，就是从狼牙镇上逃出来的杨金龙。

杨金龙手里的响尺，用硬木制成，一根二尺长短，一根

一尺大小，用小尺敲打大尺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道路或宽或窄，皇杠或散或拢，由不同的尺点儿指挥，杠夫不听杠头的尺点儿，也有杀头之罪。

送葬的队伍，从阜城门出了北京城，浩浩荡荡，行走五天五夜，来到清西陵区界神石镇外，杨金龙一看见前面的迎驾牌楼，便想起潘银虎来，心中暗暗骂道：“姓潘的，你媚上欺下，用老百姓的血汗来壮你的门面，为的是升官发财。我姓杨的绝非等闲之辈，有朝一日，豁出性命，非送你去见阎王不结。”皇杠一路上坡，快到牌楼跟前时，杨金龙抬头一望，看见了潘银虎披麻戴孝，跪在牌楼一边的供桌前面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杨金龙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当皇杠通过牌楼门时，他不敲皇杠并拢的尺点儿，却“叭叭叭，叭叭叭”一阵急响，指挥皇杠迅速散开，卡在牌楼门上，顿时寸步难行。工夫不大，护灵的武官抱刀从后面走来，急问杨金龙为何停止行进？杨金龙手指低头默哀的潘银虎，对那武官言道：“这位神石镇潘镇守大人，修建的牌楼门道太窄，说是迎驾牌楼，实际上是挡驾牌楼，真不知他安着什么心？这还得了？”护灵武官一听火冒三丈，他也顾不得细看牌楼门道的宽窄，慌忙来到咸丰皇帝的龙辇跟前，单腿跪地，照杨金龙说的原封不动作禀报。咸丰皇帝闻奏，勃然大怒：“那潘镇守竟敢与皇朝作对，成心给朕难看，实属该斩之例，拿他的人头祭奠先王神灵！”

护灵武官领旨，起身提刀而去，潘银虎还跪在那里做升官晋封的美梦，他的脑袋就稀里糊涂地轱辘到山坡下去了。

事后，神石镇一带的百姓，奔走相告，都说这是拍马屁的挨了刀，活该！当时有民歌唱道：咸丰皇帝发了怒，杀了山里害人虎，镇守大人见阎王，贫苦百姓把气出。

潘银虎脑袋搬家一事，当天传到狼牙镇上，潘家老小号哭黄天，悲痛万分。后来得知，这是杨金龙借刀杀人，潘家到官府告了杨家，杨金龙被抓进易州大狱，判为欺君害臣大罪，不久便押到易水刑场，斩首示众了。

打这以后，狼牙镇上潘、杨两家，仇大如山，怨深似海，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